

「Oh! Hamlet!」

「Oh! My Ophelia!」

Hermès站在機場大廳裡，看著Ophelia，穿著奧克薩娜的黑色平底鞋、蘇菲亞劃破下擺成了洋裝的婚紗，說著宛如音樂劇裡的台詞，奔向那個看起來不咋地的男人，那個被Ophelia稱作Hamlet的男人。

他必須承認，他剛剛差點在大廳舉起槍，直接斃了傳說中的情郎，王八蛋！他們四個人冒著生命危險，就是為了這個不怎麼樣的男人嗎？

Hermès終於知道為什麼Hamlet會受到新娘家族的反對了。

他瞅著這個容貌普通，比例五五，目測身高比新娘少了五公分，還不知道是否偷墊內增高的男人，竟能讓黑手黨千金不顧一切出走，他在心裡發出感嘆。

『人生勝組啊，人生勝組。』

娶了一個老婆可以少奮鬥五十年的男人，還害得一群傭兵回去可能被長官掃射。

很好、很好、很好。

別人的*Hamlet*是悲劇，他們的*Hamlet*是鬧劇。

Hermès和他的伙伴們對看了一眼，誰都沒有說話，不知道該笑著說恭喜，還是該哭著說任務失敗。

突然間一道低沉嗓音破空後出。

「Ophelia Borgia.」

那聲音喚著他們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名字，所有人下意識便往聲源看去。

「父、父親……！」Ophelia聽起來有十二萬分詫異，她叫著爸爸的同時，也瞪向Hermès一行人，看來是把帳算到他們頭上了。

「妳看別人幹嘛。」那個被Ophelia稱為父親的男人音聲再度響起。

其實不光是Ophelia，Hermès一行人也是你看我我看你，彷彿都在說『不是我』一樣，於是四人對看一陣之後齊齊聳肩，再將注意力轉回那對父女身上。

Ophelia突然結巴，什麼話都說不出來，Hermès看著她一下張口一下又閉口，反覆數次，最後總算吐出個字兒來，「……嗯，沒、沒有啊，父親您怎麼會來這裡……？」新娘完全沒了先前的氣勢。

「我要是不來，妳看看妳都野哪去了！」Hermès他們名義上的雇主、Ophelia的爸爸出言訓斥他的女兒，「妳以為妳做什麼我都不知道是嗎？」

「我……」

「妳什麼妳，嗯？」

「您是怎麼知道的？」Ophelia不知是下了多大決心才道出疑惑。

「妳不如問我是什麼時候知道的。」男人睨了Ophelia一眼，接著道出一個人名，「Bishop，你來告訴她。」

Hermès聽見Ophelia倒抽了一口氣，用相當遲疑的語調說道：「是你……Bishop。」

「是的，是我，Ophelia小姐。」Bishop應答。

男人的聲音Hermès並不陌生，那是在車上Ophelia為了說服他們配合行動，所撥通的通話對象，也就是她極為信任的心腹，沒想到竟被倒打一把。

「所以從……」Ophelia話語未盡，立即被Bishop接過話尾，「一開始。」

Ophelia頹然，精心準備如此之久，竟是一開始就下錯棋，她沒有問為什麼，只是轉向自家父親大人開口求情，「父親，我們是真心相愛的。」

噢天，這種肥皂劇的台詞居然在機場大廳活生生上演，Hermès巴不得這只是一齣戲，他手上有個遙控器可以轉台，很可惜，並不是，他只能忍著作嘔的心情，耐著性子看他們演下去。

「真心相愛就能這樣亂來？妳別忘了，妳可是我唯一的繼承人。」男人冷冷地道，他視線順勢掃向Hamlet那位男主角。

倒是這位男主也是挺爭氣的，面對黑手黨大老掃視沒露出半點怯意，Hamlet站得相當挺直。

「父親……」Ophelia見苗頭被指向Hamlet一下便耐不住性子，強做出頭鳥。

「哼。」Ophelia只換來老父一句冷哼。

此時一直在邊上晾著的Bishop開口，他輕輕呼喊了聲，「小姐……」

「背叛我的人，沒有資格說話。」

Ophelia幾乎是從齒縫中迸裂出的音節，她惡狠狠地瞪著Bishop像是在說，帳她會再一筆一筆算。

「小姐，您最好聽我說完，再做打算。」Bishop不卑不亢的態度就像是一切都沒發生過。

「我倒要看看你還有什麼話好說的。」

「小姐，其實，這一切，都是假的。」

Bishop這一著，不只是Ophelia她們，包括Hermès他們全數錯愕，Hermès心想，是不是哪裡聽錯了，但是這種局面，他認為還是靜靜看下去的好，也就沒開口。

「你說什麼？假的？那槍戰？」Ophelia問道。

「假的。」

「那我打中的是什麼？」蘇菲亞率先發問。

「幾個反骨沒利用價值的廢棄物，妳打不中旁邊自然有人能讓他死。」他說著這話時，Hermès清楚地在他眼中瞧見一絲陰狠。

「不過蘇菲亞小姐，您不愧是出色的傭兵，一擊即中，讓我們省力不少。」Bishop稍事停頓旋即補上，「噢對，另外再幾個人朝你們的車開幾槍，一場槍戰就這麼完事了。」

「那婚禮呢？」Ophelia再問。

「哼，感謝妳那有多餘慈悲心的母親吧。」這次解答Ophelia是她的父親。

「Why……？」

「是這樣的，小姐，本來要嫁的人的確是您，但是從您開始謀劃逃婚後，夫人，也就是您的母親，就決定讓表小姐代為出嫁，當然這也是徵求表小姐同意的。」

「男方就接受？」Hermès覺得Ophelia也是腦子被門夾了才問這種問題，畢竟此時她都自身難保，還能關心到別人家去，雖然他也挺想知道的就是。

「夫人認表小姐為乾女兒，男方要的只是與Borgia家族名義上的聯姻，是故，一拍即合。」

「……為什麼不直接告訴我？還讓我謀劃這麼久？」Ophelia看起來更疑惑了，還隱含著被愚弄的愠色。

「沒有這樣，我怎會知道我的寶貝女兒能為這事，堅持到這種地步。」男人看向自家女兒有種恨鐵不成鋼的神情。

開、什麼玩笑，這家人是否太閒？演習當有趣是嗎？Hermès聽見雇主這等說法時，頓時在心中翻過幾百萬個白眼。

這舉動與新娘大費周章只為一個『不能用槍管指著父母』的理由，簡直如出一轍，果真，不是一家人，不進一家門。

「父親……成全我們。」

Ophelia父親沒有回答，反而是將女兒拉到一旁竊竊私語，兩人的音量除了幾許氣音，Hermès什麼也聽不清楚。

不過沒關係，她們離安德烈有點近，安德烈背對著他們，表面很鎮定的站在一旁，裝作什麼也不知道，實則用只有他們四人懂的組織暗號，給伙伴們實況轉播。

『妳真的那麼愛他？』

『嗯。』

『他又矮又窮又挫！』安德烈鼓起臉，刻意加了生氣的表情。

『爸！你還沒跟媽結婚的時候，差不多也是這樣的！』糟糕，安德烈看起來好像快穿幫了。

『亂講，誰告訴妳的！』

『明明就有照片為證，媽說你鞋墊也有五公分！』這下不光是安德烈，全體都快憋不住了。

『無法無天！無法無天！』

「噗嗤，哈哈哈哈哈——」不知道是誰先笑出來的，反正有人開了頭，就再也收不住了。

「你們笑什麼笑！」那位傳說中鞋墊有五公分高的男人很不爽，與女兒的親子時間被打斷，衝著他們發火。

「沒、沒事，您繼續。」

此時本劇的男主角終於說話了，「伯父，請成全我們。」

Hermès有種像是要迎來大結局的感慨。

「別叫我，誰是你伯父！」

「爸！不要這樣！」Ophelia似是事態已明，便肆無忌憚地勾著自家老爸的手，一方面膩歪討好，一方面給男主打pass，示意Hamlet跟上她。

就這樣，Hermès一行人看著他們漸行漸遠，而這場不是莎翁筆下的鬧劇也隨之落幕。

Hermès低頭看著奧克薩娜腳上那雙明顯不合腳的，新娘的兇器，想著這任務到底算完沒完成啊？